

又是一年鱼香时

□姚崎峰

我这里所说的鱼是指海鱼，是那些上不了正规宴席场面的杂鱼。比如小梅童、豆腐鱼、剪刀鱼、带鱼、小鲳、小青鲑、梭子鱼、沙鳗等，无论如何，我都喜欢这些杂鱼的存在，多样又亲民。

我的老家在定海远洋渔业小镇中心渔港附近，那里渔业码头多，水产冷库、海洋食品加工厂也多。有一群人，常常会在码头或冷库边拣选弃的鱼类下料，虽然是遗弃的下料，但挑选洗净后也是不错的，好的可以红烧、清蒸，差点的可以晒干，再差点的权当喂家禽也好。

今年，我的父亲也加入了这个拣鱼的队伍，他常常在大清早骑上电动自行车到渔业码头，那里早已经有渔船在卸货了，那种鱼满舱的丰收场面在码头上随处可见，一盘盘鱼货从舱底吊起来，沿着滑道下船，被搬上长长的板车。渔民奋力地拉过引桥卸在批发市场的堆场上，各种车辆正在装货，鱼贩子们三五成群。而在装运经过的线路上，总会有一些鱼掉落下来，成了拣鱼队伍的“战利品”。特别是在渔船清舱的时候，从舱底清理出来的鱼货更多。父亲常常能拣上一堆回来，除了上日常的餐桌，多余的便是进冰箱或晒鱼鲞。我糟鱼的原料便充足了。

当下，秋高气爽，和风吹送，正是晒鱼鲞的大好时节。那种油汪汪的肥美腥香，不断飘散开来，让我的心头充满了温馨与满足。鱼鲞除了平时可以蒸着吃或红烧炖肉，还可以糟鱼，它的醇香让我时

时怀念，每每禁不住垂涎。糟鱼的关键是酒糟（酿）。当年，爷爷做糟鱼的情形如在眼前。爷爷是自制酒酿的高手，他烧好一锅糯米饭，粒粒晶莹香软，盛于大口子甬内，市面上购来“白药”球（发酵引子），碾碎成末，均匀撒于糯米上，用棉被把甬包裹得严严实实保暖，假以时日，糯米便开始发酵了，酒酿一点点渗出，香气一丝丝飘出，我们小儿便按捺不住了，常常偷着揭开甬，用羹勺掏酒酿喝，香甜有味。后来爷爷知道了，倒是没训斥我们，只是说，这样的酒酿“出气”了，品质将大大降低，而且会出料

不完全，等发酵透了再喝不晚。

酒酿有了，便是把晒干的杂鱼切成小段置于小口子的甬内，灌入酒酿，撒上盐。封口后，一般过两个星期之后打开，酒气与鱼香相得益彰，那味道满屋子都是。每每取一碗，入饭锅蒸透，呈油晃晃的黄色，鱼骨酥软，入口即化，是我们下饭的好佳肴。记忆最深的是冬日早上，太阳暖暖地照在屋檐下，端一条小板凳，就着这样的糟鱼下饭，胃口特别好，嘴角半天都留着余香。这可算作一个大菜吧，真正的一个“压饭榔头”。

现在，基本很少有人家会再去

自制酒糟的，街市上购一些成品的酒酿也是很不错的。

曾经，母亲身体还康健的时候，也会在这个季节给我们做些糟鱼，如今母亲已经做不了这些事了。多年前，我已经学会了这些手艺，所以常常想吃了也会做一些，虽然味道并非当年爷爷做的那么地道，但与市面上出售的已相差无几。

糟鱼，我喜欢拌碎了吃，可以让鱼与酒酿的味道浑然一体，筷子一沾，放在嘴里咂几下，便可以品出味来。你可知道，这味道里，更多的是对逝者的怀念与对往事的历历回忆。



远洋码头 迟名海 摄

农家秋韵

□徐国南

秋风时节，走进播鼓岳，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美景：

田野里，尚未成熟的稻谷似犯了错的孩子躲在稻叶间含羞垂首，微风拂过，涟漪般的稻浪轻轻荡起此起彼伏。芊芊展开蒲扇般的叶子，承受着阳光雨露的沐浴。经受了盛夏酷暑的煎熬，枝叶或枯萎，或厌倦，但主杆仍坚挺着，少有倒伏。躲在土中的芋头正在期待着丰收，“我在这里，你看到了吗？”似乎急不可耐。那茭白，宝剑似的叶子挺立向上，上部青中夹黄。茭白躲在根部，剥掉叶片，纺锤形白嫩肥胖。那大豆，躲在叶子中，挂在枝杆上，豆荚鼓而饱满，几欲胀破。芊芊茭白大豆，均为桌上美食。今作客农家，主人都会乐哈哈地奉上这几道农家菜，让你美美地享用。

闲步畚内，小楼、别墅比比皆是，有的相当气派豪华，却少见人影，显得清静空寂。桔子文旦石榴

等果树更是随处可见，它们默默地守护着家园，并不时给人以惊喜，携上一缕缕果实的芬芳和几分诱人的韵味。

诺，路对面那棵桔子树，有半棵已倾倒，浑如一个人形，伏于石坎，“双手”垂于坎壁，颇有情趣。小灯笼般的桔子像一个个小孩，胆大的，探出脑袋，主动登场亮相，似在向你颌首问候；胆小的，如未见世面的小姑娘，藏在树叶间，羞羞答答不肯显露芳容，令你欲离不忍欲见不能。

穿过一条屋弄，对面一树桔子正在路旁静候，其根部外为一堵矮墙。树上的果实，黄中显青不像刚才看到的青中带黄，更不像刚才那棵藏身枝叶间躲躲闪闪，而是大多显山露水，毫无遮掩，芳容尽显。他们悬挂枝头，微微晃悠，实为一道诱人的景观。不久前强台风“梅花”疯狂肆虐，它们居然能经受住

考验，傲笑枝头，安然无恙，不能不令我从心底涌起一股敬意。本想举头顺手摘个享享口福，但一想到它的顽强乐观，于心不忍，只好怀着敬意悄悄告别。

缘溪而行，对岸溪旁有座围墙，墙门紧闭。墙内有棵文旦树，树冠呈雨伞形。乍看，三四颗碗口大小的文旦迎风摇曳轻松悠闲；细看，枝叶间隐藏的文旦大小不一。它们羡慕溪流欢愉鸡犬狗乐，聆听清风低吟鸟啼虫鸣，锁在墙内难守寂寞，多想看看外面天地多辽阔世界多精彩，其部分枝叶悄悄探首墙外，具有红杏出墙之意境。

如同桔子，田园中墙角旁园子里，文旦随处可遇。它们高悬枝头，似在轻轻告知：过些日子再来作客，我们定奉上甜嫩的果肉，让你满口生津，百尝不厌。

经过一座豪华的别墅，为造这座别墅，主人花了300万元，完工后托

其母管理，自己外出打拼。门开着，我们冒昧而入。前院左墙角栽有一棵石榴树，树身娇小，枝干奇崛，少叶，却片片嫩绿昂扬，稀有枯黄。上挂五六颗石榴，光溜溜的，皮青中带黄兼涂淡红。顶端裂开小口，如胖娃坐在枝头撮着小嘴仰天欢歌，似气球晃悠悠中悠闲自在逗人喜欢。随着岁月走向深秋，它们将被染成鲜红，悬映碧空，令人垂涎。

折身向西，沿墙根栽有月季、茶花。月季枝干纤细，攀倚栅栏努力向上，尽管枝叶有枯黄迹象，但仍开着小花，似村姑头插野花清新秀丽，显示了生命的美好和对美的不懈追求，为农家秋色增添了一份韵味。那茶花，花蕾饱满，沐浴着阳光雨露，吸取着天地精华。待其张开怀抱绽放美丽，这山畚将更为亮丽诱人。

走进山畚，感受农家秋韵，别有一番情趣。

故园杂记

□林上军

回乡照例要穿越这一片曾经静谧的故园，这里是我少儿时代的故土、是我梦牵魂绕的故乡。

故园变化最大的莫过于交通，这里的道路几乎“面目全非”，昔日弯曲的山路，变成笔直的柏油路。曾经，这里是最偏僻的山旮旯，如今隧道四通八达，车流不息，铺有鹅卵石的古驿道已成为文物。海岛有山，但山都不太高，这里有群岛第三高的挺拔山峰。第三高峰坐落于居家村落的南边，山影的遮挡，让这一片村落多了一些清凉、森然。中间是天然围城的水库，那是山岭下村落的水缸。那里，有我最早的游泳姿势，有农夫们劳作后洗净疲劳的记忆，也有垂钓者的身影，尚有闲暇者的步履。

沿着水库上游行走，可见一条宽宽的溪坑，足有二三公里长。少儿时代，在村小读书，放学后，与同学一起去翻溪石，下面多有石蟹。翻得差不多了，搬着一大盆想逃窜的蟹，在锅里蒸熟，美餐一顿。因为修路，村小已拆。唯有水文站尚矗立。村小最多时学生也有三四十人，体育课是村小的强项，去乡里比赛总能拿几个奖。也出过学霸，但大多数学生早早辍学为生计而忙。那时乡镇企业刚刚兴起，几十年来，不少同学一辈在企业干活，如今有的也成为骨干，走南闯北，收入不菲。村里虽还有一些老房子，但人影稀少。偶尔有老人出来洗菜，半晌才认出似乎是谁，但名字有时叫不出来。

村小是我最抹不去的记忆。后来，学生越来越少，但教师却仍然需要配备。多为代课教师，晚上不住宿，一早就步行过来。早出晚归，来回至少两个小时甚至更多。后来有自行车了，但由于山路弯弯、陡陡，也不方便。有的不会骑自行车的，只能一直走。走着走着，居然走出了全国优秀教师。据说，有次领导来这里走访，看到代课教师中饭是自带的冷饭热热，于是叫记者前来采访。一篇《她在大山深处走来》，

让坚守山村的女教师一度名声大噪。前些年还有知青教师，其上一辈与这山村也有渊源。白白净净、儒雅气质的男教师，尽管教书速度慢，但很认真。他经常讲故事给学生听，讲他自己看过的电影。有一次，学生们一边剥橡子（一种可食的山果），一边听他讲南斯拉夫的《桥》，外面是沙沙的雨声，大家听得入神，这一幕至今历历在目。可惜，返城政策来了，他回上海了。后来来过几次，依然是白白净净、儒雅气质，尽管年纪大了。我读小学时还乘过他自行车好几次。他家住在邻村一间集体屋子里。这个上海来的语文老师，对我影响颇大。

20余年前，这个山村的人家大多搬迁至山下。居住条件改善了，但山村的一些田地仍在，有的种了瓜果、苗木，有的还种着蔬菜。深冬，山村有一种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感觉，这清溪、这水库、这深山老林，让人感慨岁月如歌。10余年前，有次我漫步进入溪坑上游的村落，但见有村民自建房屋，宛若世外桃源。曾经，这里也是车来人往，那是生产队里的牛车，是外乡的拖拉机，也有偶尔发出声响的公交车。村民们靠山吃山，山上的柴草、松毛丝，一担担，运往外乡的轮窑厂，换来不菲的收入。如今，山上的柴草用来覆盖山坡，已几十年几乎没人去砍柴。村民们致富门路广了，那青山绿水成为发展旅游的资金。

很多时候，故园依旧静谧。匆匆而过的车流，似乎没能带来什么过分的干扰。空气依然清新，溪水依然清冽，水库依旧清澈，人影依旧稀疏。前些日子，有媒体说，这里的溪坑内，有一种古老的水生动物——鲢被发现，这使我想起了祖辈的故园，水库底下的断墙残垣，想起这里的赓续的寺庙古宇。一代代山里人，在岁月的履历中，从“生于斯、长于斯”的安土重迁社会、“老幼相闻、守望相助”的熟悉社会中一步步走出来，走向世界、走向明天、走向未来。

